

論語足徵記

叙曰天地之牛材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向使天地無虛境鳥無所飛矣無實境獸無所走矣學問亦然義理排虛者也攷据蹠實者也一於義理而不及攷据是以虛虛天下之實一於攷据而不及義理是以實實天下之虛以實實虛是使鳥蹠實而走也以虛虛實是使獸排虛而飛也不得物情均也然鳥有走時獸無飛理則虛實之失視實虛而有甚焉且夫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必張全羅乃能得之義理羅之一目也攷据羅之全體也廢攷据而言義理猶欲以一目之羅得鳥也論語義理之府也而不及攷据是使獸飛與欲以一目之羅得鳥之類也論語之出也晚漢宣帝時自齊人王吉傳者曰齊論魯人龔奮傳者曰魯論西京之末始出古論以蚪蚪古文作之謂爲先秦人書欲以陵駕齊魯論之爲今文實則劉歆所造託之孔安國所傳并爲作注以徵之爾今又得一編證古者字少一字恆筭數義故多假字後世各造本字分用之故有古人用假字後世易以本字者未有古人用本字後世易以假字者魯古異讀率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如可使治其賦也魯讀爲其傳則傳假字賦本字吾未嘗無誨焉魯讀爲無悔則悔假字誨本字皆是或曰讀爲者改其字也義當從所

讀之字曰此說誠然然此二句從傳字悔字之本義於經義豈可解釋乃知魯讀爲傳爲悔者猶言魯本論語作此字耳以爲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則文從字順然則古論之出後於魯論明甚其爲贗古亦明甚乃自張侯合魯於齊而齊魯不分鄭君合齊魯於古而三家不分今所可知其非古文家學者惟先秦古書西漢師說東京則班固何休高誘王充之言集解包注釋文所載鄭引魯讀而已今疏通而證明之竊取足徵之語於論語命曰論語足徵記丙辰吳興崔適

論語足徵記卷上



吳興

巧言令色鮮矣仁

案此表記所謂口惠而實不至。情疏而貌親者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案春秋文十二年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解詁曰。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禮記大學篇鄭注義同。顏氏家訓省事篇。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技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跡未堪以留愛玩。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顏氏此言。正與何氏之言相發明。是異端者。猶書禮之他技。此經之多能。多能乃聖人之事。常人而務多能。必至一無所能。是故斷斷無他者。不攻異端之益也。

多爲少善者。攻異端之害也。害在攻。不在異。何平叔已不得其解。云善道有統。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即以害承異言矣。昌黎遂以異端與佛老並言。朱注乃證明其義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案夫子之時。楊墨未生。何由知之。孟子之闢楊墨。雖廣爲之目。曰邪說。曰詖行。曰淫辭。而不謂之異端。則異端非楊墨之謂也。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則害人者自止。此說亦非也。阮公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則也已矣三字連文。皆語辭。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例同。可徵已字不得訓止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案荀子子道篇。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以能對知。以仁對智。孔子之意。本是如此。論語削存其半。復小變其文。則是知也之知。陸氏音智。是也。禮記曲禮。疑事毋質。注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智。疏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已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也。是鄭孔皆讀此

經爲不知爲不知。是智也。集解集注皆如字釋之。誤矣。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案春秋莊四年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解詁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呂氏春秋驕恣篇。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高注無主曰無賢主。無臣曰無賢臣。此云有亡。義與彼同。謂夷狄雖有賢君。而紀綱不立。不如諸夏無賢君。而猶守先王之遺法也。故何氏於襄七年陳侯逃歸注云。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承上經公會晉侯以下于鄆傳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弼。則不若楚。何氏此注。以晉爲諸夏。楚爲夷狄。言楚雖有賢君。不如晉無賢君也。集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義本皇疏。揆之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去之遠矣。

哀公問主於宰我

案作問主者。今文也。作問社者。古文也。春秋文二年。練主用栗。解詁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曰。出論語也。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校勘記曰。浦堂云。社下脫主非。古論語作問社。魯論語作問主。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

南容

案先秦兩漢古書之紀人名也。各求以音。未及參校其形也。故帝舜亦作帝俊。皋陶

亦作咎繇。伯益亦作柏翳。鬻亦作契。君牙亦作君雅。周亞夫亦作周惡夫。豈一人有

數名哉。秉筆者各以音同之字書之也。以此例南宮氏。其名作适。論語括史記仲尼禮記檀弓

家左禮記檀弓語說氏闕注而字容。諡敬叔。亦猶是也。故鄭注禮記論語。杜注左氏。司馬貞注

史記。皆以爲一人。明時夏宏基輯孔門弟子傳畧。以名縉名适字容爲一人。名說諡

敬叔爲一人。朱竹垞毛西河皆信之。而非舊說。謂一人豈有五六名者。今案說古讀

如閱亦如脫。易曰。用說桎梏。則說音如脫矣。脫縉一聲之轉。左昭二十六年文。天道

不諂。易豫。四時不忒。四時。即天道也。不忒。即不諂也。廣韻唐韻集韻諸書。皆他刀切。

忒他得切。脫他括切。縉忒脫皆與他爲雙聲。則縉聲通忒通脫。卽通說矣。此可爲縉

說非二人之證也。古人名字相應。白虎通義曰。聞名可知其字。聞字可知其名。南宮

氏名說。故字容。詩曹風。蜉蝣掘閱。傳曰。閱。容閱也。邶風。我躬不閱。傳曰。閱。容也。呂氏春秋。似順篇。夫順令而取容者。注容。說也。是容閱義通。其爲一人之名字。信而有徵矣。古今人表。於第三等列南容。師古曰。南宮綰也。於第四等列南宮敬叔。師古曰。南宮适。此以容适爲二人。與夏氏說又異。蓋人表爲後人所竄亂而重出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南宮适字子容。寧班氏而不知乎。

未知焉得仁

案釋文。知如字。鄭音智。下同。班書古今人表。引未知焉得仁二語。表中所列九品。智人下。仁人一等。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智蔽於子玉。皇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爲智也。陳文子所之。驟稱其亂。不如寧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亦未可爲智也。然則班固王充鄭君。皆以孔子論子文文子。謂未得爲智人。焉得爲仁人也。何晏引僞孔安國注曰。未知其仁也。故釋文知先音如字。果爾。則未知下。豈應增焉得二字。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其仁也。不曰。不知焉得仁也。集注從之。誤矣。

崔子魯讀爲高

案釋文据鄭引魯古異讀計二十三條義異者三之一義同者三之二皆魯用假字。古易以本字猶史記引經用訓詁字易經文也。如可使治其賦也魯讀爲其傳則傳假字。賦本字也。吾未嘗無悔焉魯讀爲無悔則悔假字。悔本字也。君子坦蕩蕩魯讀爲坦湯詩毛傳湯蕩也則湯假字。蕩本字也。好行小慧注慧才智也魯讀爲小惠則惠假字。慧本字也。然則崔高亦其例。魯讀高爲假字。古易以本字故作崔爾崔高有此異讀者或以族同猶史記秦亦稱趙或以義近如以聲轉而易卦晉亦作齊之比或曰讀爲者改其字也義當從所讀之字案此經從所讀之字其義有必不可通者若作由也可使治其傳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豈可解乎且齊崔杼弑其君光見於襄二十五年春秋經文豈有弑君之高子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

此從皇本及高麗本唐石經作再思可矣邢本作再思斯可矣

邢疏曰春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

云。所謂文子三思。案三思再思。皆當通其大意。并非實數。三謂最多數。再謂次多數也。杜預以文子三思徵文子之言。其以備豫不虞爲一思。求而無之爲再思。過求何害爲三思耶。斯不通矣。夫求而無之。由備豫不虞反言之。過求何害。由求而無之反言之。辭似三折。思止一端。不然。夫子之意。豈謂思至求而無之則可。思至過求何害。遂不可耶。三國魏志。賈詡對太祖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案顧萬全。即此所謂三思。向使魏武不顧萬全。則破紹早矣。即此所謂再思。斯可矣也。

巧言令色足恭

案此卽表記所謂失口失色失足也。邢疏曰。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是也。朱注足過也。則非矣。

雍也可使南面

集解。包咸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說苑修文篇曰。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案劉子政傳魯詩者也。論語亦當

爲魯學。包氏爲張侯論者。張侯合魯於齊。此注與說苑義異。蓋齊魯義異。從魯爲長。此經仲弓之德行。旣與顏淵并稱。問仁又與之相次。子答顏淵以天下歸仁。卽所謂天下歸往之謂王也。此天子事也。答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案大賓者。二王後也。大祭者。南郊明堂之祭也。亦天子事也。且在邦無怨之邦。卽顏淵問爲邦之邦。夫子以夏時殷幣周冕韶舞答爲邦。則爲邦謂治天下。然則可使南面。亦謂可爲天子矣。

述而不作

案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夫子自言不作。何也。蓋七十子之弟子。傳述論語之時。春秋猶在有所褒譏。不可書見。口授弟子之世。不在述而不作數內。所謂述而不作。卽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是也。集注兼周易春秋言之。贅矣。

五十以學易

案史記世家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貨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其言正足與此章及下雅言章相證明。口授弟子。故須言脩而

理之。故其言須雅。方以詩書執禮爲事。故未暇學易。而學易必俟之年五十也。人之
壽數。不可豫知。故言加我數年。數年者。自四十以至五十也。集解曰。易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此言甚爲膠固。
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後追述之辭。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晚年贊易之辭。未
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贊易有至命之言耶。集注云。劉聘君見元城劉
忠宣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信北宋之異本。
而改自唐以前相傳之古經。所謂郢書燕說矣。其云。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特据
世家贊易在六十八歲之後耳。毛奇齡稽求篇曰。經曰學易。而注以贊易當之。將謂
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學易耶。此言是也。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集解。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
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
也。疏。鄭曰。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

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反。季歷爲喪至。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案鄭王之義。又本於韓詩外傳及史記。自魏以前。從無異說。讓皆謂讓於王季。三讓。謂所讓者三次。以天下讓者。泰伯文王。皆有聖德。得百里之國而君之。皆能有天下。泰伯不讓。則天下去商而歸泰伯。讓之則歸文王。其後文王果有天下。是泰伯讓之也。古者爲天下朝覲訟獄之所歸。即謂之有天下。不必易姓改物也。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謂武丁以前。殷嘗不有天下矣。文王之世。天下復去殷而歸周。紂雖尙存。列國而已。殷已不有天下矣。猶東周以後。詩人云宗周之滅。孟子言三代之亡。孔子刪詩。列王於衛鄭之間。周室雖存。夷於列國。云滅亡者。以天下言也。平王東遷以後。周已不有天下。文王受命以後。文王受命稱王。說詳春秋復始。法文王章。史記探源周本紀下。殷安得復有天下哉。天下不屬殷則屬周矣。或曰。禮記中庸篇。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明以有天下稱武王。則文王未有天下也。曰此言武王之所以有天下。非謂有天下自武王始也。意主武王。自言武王之有天下。意主文王。自言文王之有天下。故孟子言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并稱。如文王未有天下。何由安天下之民耶。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曰。受天命而王天下。是則中庸自言武王之受命。大雅自言文王之受命。豈可据中庸而廢大雅。謂文王無受命之事哉。或曰。然則殷周之有天下。何以並稱湯武。而不曰湯文耶。曰。此以伐桀紂事類言之耳。若有天下之事。殷周大不相同。商之伐夏。惟湯一人。周則太王始有王迹。王季得專征伐。文王遂有天下。武王伐紂。不過救圻內之民。而於天下之屬商屬周無與焉。且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明以湯文並稱。且言文王之王矣。范甯始載一異說云。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皆見皇疏。顧炎武曰。知錄申之曰。當其時。以國讓也。自後日言之。以天下讓也。然則所讓是天下而非國者。泰伯實不自知。特孔子從事後推言之耳。泰伯所及知者。止是讓國。讓國則子臧季札優爲之。何獨以至德稱泰伯。且謂泰伯不知文王之有天下者。豈謂太王亦不知耶。

太王不知。何以欲傳季以及文王。太王知之。泰伯何獨不知。如太王聖而泰伯愚。不知宜也。乃皆聖人。不容不知也。徐統之於苻永固。房彥謙之於唐太宗。尙知之於微時。而謂文王之岸異。不及苻李。泰伯之先知。不及徐房耶。古封建之世。王者公天下之心。有代德者。任自取之。所不禁焉。諸侯不純臣。其德可以王天下。任天下歸之。所不避焉。天下雖歸周於數十年後。泰伯若操券於數十年前。其讓文王。譬猶取諸其懷。以予之耳。故讓之則天下去殷而歸文王。不讓則歸泰伯。泰伯無論讓不讓。天下皆非殷有矣。集注讓商之言。以後世私神器於一家之心。上測古人公天下之理。其謬更甚。以保全臣節觀泰伯。不免以窺伺神器測太王。太王之心。既無異於曹孟德。泰伯雖能讓國。不能禁武王之代商。其德復有愧於田宏正。何以謂至德耶。然則泰伯之至德。不但當時之民不知。既經夫子表出。東晉以來著書立說之大儒。亦不及知。此真所謂無德而稱者矣。

魯論三分天下有其二句上有文王爲西伯句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古樂篇云。論語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

高氏所見論語。三分天下句上。有文王爲西伯句也。集解。包咸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案此注。殷紂淫亂句。乃述經文之緣起。文王爲西伯五字。是述經文。不然。何與高氏引經無一字差別耶。是包氏所見論語。三分天下句上。亦有文王爲西伯句也。魏以後始脫。不信文王稱王之事者。引此節爲證。幾於南山可動。此案不可移矣。不知上有此句。則事殷特爲西伯時事。不兼受命稱王以後事也。受命改元之六年。助紂爲虐之崇侯虎。已伐取其國矣。見尚書大傳雖欲事殷。其可得耶。

毋意毋我

集注。意私意也。我私已也。案私意必由己。私己卽是意。二義有何分別。意當讀爲不億不信之億。呂氏春秋任數篇。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此毋億之義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春秋繁露。孔子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此毋我之義也。以孔子之事。證孔子之義。異乎以空言說經乎。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案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然則夫子秉文王之法度而作春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春秋之文。即文王之文。天將喪文王之文。已終不得成春秋。天將使已成春秋。匡人豈能違天害已乎。是時春秋尙未成。故云爾。

瓜祭魯讀爲必

釋文。鄭云。魯讀瓜爲必。案先有魯論。後有古論。此古改必爲瓜。非古改瓜爲必也。其改爲瓜祭。正以玉藻有此文。謂可附會也。好贗鼎者正墮其轂中耳。案羹食大名。瓜則小名。三者並列。義頗不倫。且均薄物。既有瓜。何無果。而曲禮所載醯醬葱瓜之屬。亦在祭品。此經何不及之。但舉一瓜。轉嫌挂漏。何如舉蔬食菜羹。已足包括其餘耶。若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者並舉。於義理爲不倫。於文章爲不順。顏黃門曰。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愚謂此訓詁家通病。古論此條亦是也。且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程瑤田九穀攷曰。凡經言稷食者。蔬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然則此云蔬食菜